

### 三、西藏佛教中興迦當派之略史

西藏佛教經朗達瑪王的摧殘，前後二藏遂無僧人之足跡。迄王被刺，政治又大起爭奪之變化，其幼子避亂於後藏採俄日地方，遂據之為王。連傳數代，皆信正法，惟因前法久滅，兼之邪說橫流，雖數迎印度諸法匠來藏弘法，然終無若大之成效。至趙宋時代，有王名智光者，聞阿底峽尊者之德望，便知非彼來藏加以整理，佛法難以中興，因此遂不惜身命資財，殷勤派人迎請。及至其姪菩提光居王位時，方將尊者迎接到藏，因受王請，造菩提道炬論，抉擇顯密的宗要，辨別邪正之界牆。自是西藏之佛教大為一振。其論之大義，謂法乘之大小，是由各人之機宜而成，譬如小乘志願的人行施，其施仍是小乘法之施，其戒忍進定慧，及四無量等，莫不皆然。

若有大乘志願的人，雖將一握食而施蟻給鴿，皆是大乘之施，此施即為成佛的資糧，其戒忍等更不待說。然人之根機大小，是由修習而成，非是無始傳來，便有固定不可改之種姓而致的。又說此種修習，是有次第的，不可超越的，不可居奇的。假若躐等妄求，必不能生高上的功德。什麼道理呢？機法不宜故。亦復失去低下之功德，什麼緣故呢？自未肯修習故。所以彼論的開端，便明三士之行相及次第。又說，若未厭離現法，定不希求後法利益。

若專追求現世的衣食住和名利恭敬，尚不能入學佛人之數列，況云求出世法呢？若不能真實厭患三有，定不能發生出離三有之決心。若無真實出離之決心，專務於三界中來生的安樂的，這種人尚不能名為趨向出世之人，怎能說他是菩薩呢？又若不能真實犧牲自己的一切安樂，而勤饒益一切有情，這種人定不能發大菩提心。若不發大菩提心，定非菩薩。若非菩薩，雖修何種善法，皆不是成佛的資糧，也不是菩薩的正行。故對上士發心之法門，廣為開示抉擇。又發心以後，若不隨學菩薩正行，或僅學習他種邪行者，定不能成滿菩提資糧，定無現證菩提之理。

因為積集資糧的正行，是以利眾生為要務的。欲想利生的大士，必須先知眾生的根行。若無通力，觀機說法，縱灰身焚心而利他，究屬利耶害耶？俱無決定之判斷。宛同闖裏射箭，難期中的。故於開示發心之後，次則詳明修行之軌，並修止觀之法。又明顯教雖可成佛，然終未若密法之速利。惟有多種密法，絕非普通人士之所能行，亦非不具福德因緣者之所能學。倘非其機而修其法，猶如兔隨獅躍，徒自取其死罷了。審細抉擇初機學習密法之利弊，打死初機人偷便宜和取巧居奇的心理，是這部名著最勝的特點。又闡明如來之一切言教，皆為饒益有情而說，由有情之機宜差殊不同，故如來之言教，淺深有異，然總結而論，皆是從最低之有情，漸次引導而令成佛之道也。故一切佛語，皆是可修及必須修之教授，並

無一法是我應捨、是不應修，故此派之名，謂之迦當。「迦」譯佛語，「當」譯教授，「迦當」即佛語教授也。在宋元兩朝之間，西藏中興之佛法，要以此派為最盛的教派了。

#### 四、西藏佛教中興薩迦派之略史

這一派的初祖，傳為印度那蘭陀寺護法菩薩，謂此菩薩外弘唯識，內修歡喜金剛之二種次第，得密部所說相應相的時候，便借飲酒之譏，離寺隱山，專一修造，即身而現證無上菩提。次將彼部之教授，傳與尼帕爾龐亭兄弟，由彼傳授西藏之綽摩大譯師。譯師在後藏雖廣傳數位高足，但教授之結精，咸授於薩迦派初祖慶喜藏。此師亦生於宋時，較阿底峽尊者到藏稍晚。此下三傳而至慶喜幢大師，即元世祖奉請來華弘法之薩迦四祖。此師在華數載，即示滅度。元帝便拜其姪慧幢大師為國師，是為薩迦第五祖也（中國書中多名發思巴大師）這派所宏者，顯密皆俱，密法雖總宏一切，而於歡喜金剛法為特傳，顯教則俱舍、戒律、因明、唯識、中觀皆極完備。尤以第四祖慶喜幢大師廣造眾論，破斥舊派之偽弊，及當時之盲修邪說等最為有力，如來正法賴彼住持。乃至宗喀巴大師未出世以前，要以此派為西藏佛教之中流砥柱。此派修行之次第，重在先顯後密，尤以別解脫戒律而為基礎，大致與菩提道次第所說者相仿。惟因後代學者，多起偷巧的心理，棄捨祖教，邁顯專密，呵戒為小，其流弊